



三个半小提琴手

张升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三个半人抬

王蒙 著
陈思和 编

I 247.57

1986

三个半小提琴手

张升中 著

W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三个半小提琴手/张升中著.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7.11

ISBN 978-7-5321-3243-0

I.三… II.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75652 号

责任编辑:郑理

封面设计:梁国

美术编辑:周志武

三个半小提琴手

张升中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信箱:csb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www.sbc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交大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15.75 插页 2 字数 194,000

2007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5,000 册

ISBN 978-7-5321-3243-0/I · 2466 定价: 25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54742977

目录

第一章 / 1
第二章 / 15
第三章 / 28
第四章 / 43
第五章 / 56
第六章 / 66
第七章 / 73
第八章 / 82
第九章 / 96
第十章 / 108
第十一章 / 117
第十二章 / 130

第十三章 / 141
第十四章 / 154
第十五章 / 162
第十六章 / 174
第十七章 / 186
第十八章 / 199
第十九章 / 208
第二十章 / 217
第二十一章 / 223
第二十二章 / 237
第二十三章 / 247

目录

第二十四章 / 253

第二十五章 / 266

第二十六章 / 278

第二十七章 / 294

第二十八章 / 307

第二十九章 / 319

第三十章 / 338

第三十一章 / 359

第三十二章 / 379

第三十三章 / 399

第三十四章 / 414

第三十五章 / 434

第三十六章 / 452

第三十七章 / 472

第三十八章 / 485

第一章

金色的阳光洒落在起伏的山地草原，几丝云彩在空中飘荡，大幕拉开了，小提琴声萦绕在天山山谷。和风掠过松林，清泉滴进翠湖，一曲《新疆之春》欢雀跳跃。“轰隆隆”的定音鼓声从雄伟的托木尔峰滚滚而来，“喳”的一声大钹巨响，电闪雷鸣。山谷上空霎时笼罩着团团乌云。

“咣咣咣……”章立被一阵铁锤敲打铁管的撞击声惊醒，一身冷汗。

“起床，起床，门口集合！”

“搜，快搜！”

“不好了，出事了。”章立手忙脚乱套上黑色囚服。

“砰！砰！”几声枪响，山谷那头传来让人心颤的回声。

徐矿长睡得正香，突然被枪响惊醒，知道一定出了大事，来不及细想就从床上跳起，披上件军大衣出了门。

徐矿长边疾步往监区走去，边暗自琢磨：他娘的！放枪？难道是人越狱了？是谁吃了豹子胆？正搞着“文化大革命”他还敢跑？也不想想这是啥地方，能跑得出去吗？

这是座位于天山南麓的劳改煤矿，有着十几年的历史，戒备森严。三米多高的围墙上挂着带电的铁丝网。墙上有岗楼，墙外有日夜巡逻的看守，一般人很难逃得出去。这里四面环山，地势险要，崇山峻岭中只有一条五六十公里土路通往山下的小镇，出了小镇就是茫茫的大戈壁。矿上先后逃跑过三批犯人，最多一次跑了五个，但没一个跑掉的。

徐矿长走进监区，远远地听到撒满煤屑的路上响着纷乱的脚步声，犯人们争先恐后从一排原木搭建的简陋牢房里钻出来，提着裤子慌乱

地列着队。

“报数!”

“一,二,三,四……”

“201。”“到!”“202。”“到!”……

犯人们都是刚从睡梦中醒来,一个个歪歪扭扭,黑压压地站了一片。

徐矿长是个退伍军人,扛过枪,渡过江,咽过糠,受过伤,从前线下来又在边防线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。1966年转业到这个劳改煤矿当第一把手,转眼过了四年。初来煤矿时,徐矿长遇到过几次犯人逃跑的事。后来徐矿长把那套部队作风用在了监狱管理上,煤矿的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变,就再没出过犯人逃跑的事情,前阵子还刚受到上级的表扬,谁知道这节骨眼上又有犯人逃跑了。徐矿长想到这里不由得又气又恼,一脚踹开了办公室的门,走了进去。

“谁跑了?”

“正在查。”

“扯淡!”徐矿长拍着口袋找着烟。

“报告!”孟管教心急火燎进了门。

“快说。”

“是一监房的一个犯人跑了。”

“谁?”

“208。”

“谁!?”徐矿长兜里掏烟的手停下了。

“曾,曾剑飞。”

“是他?”徐矿长大吃一惊。

“就是那个,那个,犯了强奸罪的上海,上海知青……”孟管教结结巴巴,气喘吁吁。

“怎么发现的?”徐矿长打断孟管教的话。

“查,查夜时,铺上,铺上没有人。”孟管教还喘着气。

“他真跑了?”徐矿长还是不敢相信。

“整个矿上都搜过了，肯定是跑了。”

徐矿长转过身，“快去追，别让他跑出山。”

“是！”

徐矿长点上烟，猛抽几口，望着窗外黑魆魆的天。

“把岗楼的警卫给我叫来。”徐矿长想搞明白，这小子是怎么跑出去的。

警卫战战兢兢地跑进办公室，向徐矿长报告说，“傍晚我见到过208在围墙下走来走去，没发现他有逃跑的迹象。他对我做着鬼脸，大声喊，‘朋友，我们都是从黄浦江来的，我唱支歌给你听听。’”

“他唱啥？”

“《送你一束沙枣花》。”

“啥玩意？”

“一首欢迎知识青年来塔里木参加边疆建设的歌。”

徐矿长猛拍一下桌子，骂了声，“扯淡！”

徐矿长和曾剑飞打过两次交道。半个多月前，据管教反映，姓曾的新犯人抗拒改造，来煤矿劳改不到两个月，就被关了三次禁闭。他还经常在人多的场合大声喊叫，“我没有罪，我是冤枉的，你们放我出去。”管教找他个别谈话，他又一言不发。管教说从没见过这样的犯人，胆大包天。徐矿长不相信会有人敢在这种地方兴风作浪，想见识见识，这是个啥人。

十来天前，就在这间办公室……

“报告。”门外有人喊。

“进来。”徐矿长正掏着口袋找烟。

“208报告。”徐矿长抬起头，只见面前站着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愣小伙，国字脸，白白净净，浓眉大眼，高鼻梁，宽厚方正的嘴唇，一米八左右的个头。要是脱下身上那套表明他犯人身体的黑色囚服，那身板挺得笔直的样活像个部队带兵的连长。

“坐下。”

那小子还站着。

“坐下！”徐矿长大吼一声。

竖在眼前的人仍保持着立正的姿势，挺着胸。

徐矿长从兜里摸出烟盒递上支烟，“来，抽一支。”

“不会。”那小子身子依然站得笔直。

徐矿长尴尬地收回伸出的手，划了根火柴，自己点上烟，猛吸了一口。抬头又望了他一眼，不紧不慢地问，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208。”

“名字？！”

“208。”

“……”徐矿长心中暗暗冒火，但还是沉住了气，寻找着打破僵局的话题，“犯什么罪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判了几年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说话！”徐矿长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大吼道。

“判决书上都有。”那小子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一字一句。

“我叫你回答。”

“明知故问。”那小子嘴里咕嘟着。

徐矿长无法忍受一个犯人对他的态度，把烟头往地上猛地一撂，“啪！”的一巴掌把桌子拍得跳离地面，“你反了！”

曾剑飞昂着头，任矿长吼，一声不吭。

徐矿长紧紧地握着拳头，强忍着没有向曾剑飞挥去，“滚，你给我滚出去！”

曾剑飞头也不回地出了办公室，门在他身后“嘭”地一声重重关上。

和208第一次交手，不仅没灭掉了他的威风，反而还让他傲气十足。徐矿长和犯人打了多年的交道，还没这么窝囊过，心里特别的窝火。这208是啥人？我怎么会治不了他？徐矿长想起了章立，章立是208的好朋友，听说他俩从小就是同学，还同一天在塔里木被判的刑，

一起送到煤矿来劳改。

章立这是第二次进煤矿，和徐矿长曾有一段不解的情缘，徐矿长了解他，也信任他。

徐矿长把章立喊到办公室，向他询问了曾剑飞的情况。章立对徐矿长的脾气有些了解，乘机说了些剑飞的好话，“剑飞的父亲也是个军人，是抗日战争的老兵。剑飞从小在部队长大，高中没毕业就报名到了新疆，还在兵团担任过团政治部副主任。”

徐矿长大半辈子在部队，对军人有种特殊的感情。找过章立谈话，回想着自己那天一见到曾剑飞就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似乎忘了他是个犯人。但又想，曾剑飞也真有些太过分，那不把我矿长亲自找他谈话当回事的样儿，他以为还在部队上？还在当他的政治部主任？

曾剑飞犯了强奸罪，被判了七年刑。徐矿长见过曾剑飞后不相信这个长得那么帅气的军人后代会去强奸，怎么看也不像。

章立告诉他，剑飞的强奸罪也是冤枉的。他不像章立是被人强加的，所以也只好把委屈咽到肚里。徐矿长对章立的案情了解得一清二楚，正找机会想帮他洗清冤情。难道曾剑飞的强奸罪也是个冤案？徐矿长把剑飞的判决书又仔细看了遍，判决书上写着：“曾剑飞的强奸行为致使受害人××怀孕，后果严重，不判不足以平民愤……”。徐矿长放下判决书，打算再找曾剑飞谈谈，想问问有没有怀孕这回事，那××是谁。还得给他敲敲警钟，不管强奸罪是不是冤枉的，既然已经进了劳改队，就得学章立的样，在这儿得老老实实地服管。

两天后，徐矿长带着曾剑飞出了牢房。

远处托木尔峰白皑皑的积雪上抹上了一层血色，山里放了个大晴。

“来，抽支烟。”徐矿长停下脚步，摸出烟。这是老一套，刚到矿上听老管教授授经验，要叫不张口的犯人开口，得先给他根烟。

剑飞头也没抬，只顾往前走。

“站住。”徐矿长大吼一声。

剑飞笔直地站立着。

“真不抽?”

“不会。”回答干脆利落。

“部队长大的?”徐矿长把烟放回兜里。

剑飞心头一震,抬头正眼看了徐矿长,来矿上好几个月,今天才算看清楚,矿长个头不高,两腮青青的,是个长着络腮胡子的壮实汉子。

“往前走。”徐矿长手指着山坡下一块平坦的草地。草早蔫了,枯黄着。

“来,今天咱们过过部队的瘾,来两下。”徐矿长脱下了外衣扔在枯黄的草地上,摆起擒拿格斗的架势。在部队对付调皮捣蛋不服管小当兵的,徐矿长用的就是这套办法。

剑飞没理这茬,把头一歪。

徐矿长上前扒掉剑飞的黑囚衣,猛推一把,“来啊,不是硬充着当好汉吗?来,让我验验货,看看是不是真的部队长大的!”

剑飞后退几步耷拉着头。

“熊货!”徐矿长冲上前一个背包把剑飞摔倒在地。

剑飞就势躺着,头埋进草窝。徐矿长这两下,剑飞在部队见得多了,才不会上这个当。

“起来!”徐矿长大声吼着。

剑飞一动不动。

“啥军人的后代?假货!我看你像个熊包!强奸犯!”徐矿长从地上捡起衣服。

“胡说!”剑飞猛地从地上跳起。

徐矿长回过头,只见剑飞摇摇晃晃,“胡说?你这个软蛋,站都站不直,白长那么大的个,我看你只会干那些见不得人的事,把咱们军人的脸都丢光了。”徐矿长在故意激怒着剑飞。

姜还是老的辣,剑飞立刻上了当,两眼通红,牙齿咬得紧紧。

“来啊,来啊,有种就上!”徐矿长伸出食指挑逗着,“强奸犯!”

“啊……”剑飞吼着冲上前,对着徐矿长拳打脚踢。徐矿长后退着,一招一架,趁剑飞拳脚散乱,一个背包又把剑飞撂在地上。

“起来!”徐矿长喊着。剑飞刚爬起又被撂下。

“就你这两下子，还想跟我对着干，充啥英雄好汉，不就是个强奸犯吗？”徐矿长是见哪儿软就往哪儿捏。

“我没有强奸！我没有强奸！”剑飞从地上爬起，头顶向徐矿长的胸口，吼着，“我们是谈恋爱，她肚子里有孩子！那是我们俩爱情的结晶！”

徐矿长捏紧了剑飞颤抖的双手，这犟头倔脑的小子这会儿已泣不成声。

“你，你别……”徐矿长没见过大男人哭成这样。

“她快生了，快生了，我想见我的孩子。”剑飞边哭边说。提起快生的孩子，徐矿长心里一阵酸楚。徐矿长终年在边防，夫妻长期分居，三十好几他那媳妇肚里才有了孩，真是喜从天降。徐矿长正准备探亲，边防进入了一级战备，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。等战备解除后徐矿长赶回家时，那面都没见过的孩子早已埋在地边的坟头。更令人伤心的是，他那媳妇痛不欲生落下了病根，从此失去了生育能力。老人见到风尘仆仆赶回家的儿子，哭着说，家里要有个壮男人，你那媳妇当时能被及时送到医院，也不会是这样的结果。想起这些，徐矿长眼圈红了，拍着剑飞的肩膀，“好了，别哭了，别像个小娘们，爷们有泪都流在肚里，过几天再聊。”这次见面就这么结束了。

徐矿长和剑飞打过两次交道后，对他的印象还不错，感觉剑飞不像管教反映的那样，正想找个时间再找他聊聊，没想到他居然跑了！

“的铃铃”电话铃响。

徐矿长心头一紧，曾剑飞被抓住了？他忙拿起电话，是上头打来的。电话里说，“曾剑飞逃跑的事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怎么搞的，怎么会让他跑了？他和别的犯人不同，是个危险分子，有极大的煽动性和破坏性，一定要尽快把他抓回来。快派人去追，见到他当场击毙。”没等徐矿长汇报和解释，那头就挂了电话。听出来上头火挺大，曾剑飞在他们眼里不是一般的人。

当场击毙？！这小子不要命了。这曲曲弯弯的山路，这茫茫的戈壁

滩，这方圆几十公里都见不着人烟，他往哪儿躲？要是遇着路上的巡逻、关卡，还不嘣地一枪就把命给送了。一定得想办法先把他抓到手。徐矿长摸出烟连抽几枝，这小子是怎么逃出去的？这里三层，外三层的，难道他长了翅膀？一定是有人帮着他逃的。会是谁呢？章立？除了他还会有谁？要真是他，这乱子就扯大了。

“咳咳咳咳……”团团迷雾中徐矿长咳个不停。

毛骨悚然的钟声突然响起的那一刻，章立在梦中惊醒，一步窜到门口，门外喊声、脚步声乱成一片。糟糕，剑飞逃跑被发现了！？不知现在他到哪儿啦，出山了吗？

章立和剑飞是对难兄难弟。他俩的关系说来话长……

章立是八九岁时，在上海少年宫认识剑飞的。

章立和同班同学国华刚排练完，盖上琴盒正准备回家。一个高大魁梧的海军军官领着个小男孩进了琴房。

“对不起，来晚了。”海军军官好神气，敬着军礼。

指导老师直播手，笑呵呵地说，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

“老师好。”小男孩站得笔直，手里夹了把小提琴。浓眉，大眼，国字脸。

“是来少年宫学琴的吧？”指导老师问。

“是来拜老师的。”军人恭敬地说。

“哦。”李老师想起来了，教育局领导曾来打过招呼，说东海舰队有个首长的孩子要想来拉琴，看来，就是这孩子。

“来，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曾剑飞。”剑飞的声音像他爸那样洪亮。

“练了几年琴了？”

“一年。”剑飞毫不胆怯。

“好，拉个曲子，我听听。”

指导老师话刚说完，剑飞就拉起了一首练习曲。音拉得不是很准，指法、弓法都不太规范。

老师望着剑飞的父亲，摸了摸剑飞的头，又看了看章立和国华。

剑飞父亲看出老师面有难色，笑着说，“这孩子的琴是我胡教的，我那琴也是自学的，这孩子能吃苦，往后有老师您亲手点拨，会有长进的。”

“你们看呢？”老师征求着两个爱徒的意见。

“老师，收下他吧，我们会一起好好练的。”章立说得很认真。第一面见上剑飞，干干脆脆，印象挺好。

“收下吧，老师。”国华是听章立的，章立这么说，他也紧跟着表了态。

章立是这批同龄孩子中，琴拉得最出众，威信也最高的。章立表示留下这孩子，老师正好顺水推舟，“那好吧，你留下，跟着他们好好学。”

“谢谢老师。”剑飞“唰”地举起手学着父亲向老师行着军礼，还转过身，对着章立和国华，手久久地举着……

“好了，好了，你们带着他先参观参观，我还有事，要先走了。”老师拿起琴谱看着三个挺有些缘分的孩子笑了。

从那天开始，三个小伙伴再也没分开过。如今剑飞和章立都成了阶下囚，一起到了煤矿。

章立心有余悸，满脑子是剑飞逃跑的那些场景。就在警钟敲响几个小时前，拉煤的车要急着下山，车装满了，装车的犯人都回号子吃晚饭去了，煤车驾驶员和值班看守还在食堂喝酒，只有章立留下看车。突然从墙角边窜出了剑飞，一手夹着个包，一手拿着个破红柳筐，连滚带爬上了煤车。不用多说，剑飞一个眼神，一个动作，章立就知道他要干什么，剑飞要跑了。前些天他说过，待在这儿会憋死，还不如逃。他豁出命也要去见刘燕，见那快出生的孩子。章立跟着跳上了车，剑飞正躺在车上把煤使劲往身上扒。远处昏暗的灯光下，看守和驾驶员正出食堂门，章立发疯般地用煤把剑飞盖得严严实实。正要下车，转回身，见剑飞的头还露着，又赶紧把红柳筐盖在剑飞的头上。

跳下车，驾驶员和掂着酒瓶的看守离车已就十来步远。

“车装好了？”看守醉眼惺忪。

“好了。”章立心怦怦跳。

“我去检查检查。”

看守满嘴酒气，把酒瓶递给驾驶员，费劲地扒着挡车板，站在车轮胎上，“咋有个筐？”

章立嘴皮打着哆嗦，“忘拿下来了。”

“拿根棍子来。”看守喊着。

驾驶员递上根长长的棍。

看守使劲捣红柳筐，筐动也不动，看守扔下棍子，一条腿跨上挡板。

章立的心里像揣了个兔子。

看守另一条腿刚抬起，“嘭”的一声跌倒在车轱辘下，他酒喝多了，手脚有些不听使唤。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声响惊动了值班的警卫。

“咯啦”枪栓拉开了，章立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

看守撑起身子破口大骂，“妈的，这破……”

警卫端着枪到了车边。

看守突然看到驾驶员手里的酒瓶子，急忙使了个眼色，驾驶员忙把酒瓶藏在身后，转口说，“没事，没事，我滑了一跤。”

警卫扶起了看守，“真没事？”

“没事，没事。”看守对驾驶员挥挥手，“你走吧，走吧。”

驾驶员踩响了发动机，车起步了。

看守拍着身上的土，揉着屁股，看章立还站在原地，气没地方出，对着章立大声吼着，“你还在这儿干吗？回号子去。”

章立还没来得及把憋在胸口的那口气吐出来。边走边往山坡下望，只见那装满煤的车到大门口又停下了，在大门站岗的警卫背着枪拿着电筒往车边走，驾驶员下了车，手电在车头、车尾、车底照着。警卫又爬上了车厢，举起枪用刺刀往煤里戳。章立停下脚步，气又憋住了。警卫捣鼓了半天跳下了车，驾驶员上了车，车终于出了大门，章立长长地吐了口气。

秋风阵阵，枯黄的树叶追逐着尘土飞扬的车轮，煤车摇摇晃晃盘旋在连绵起伏千迴百转的山路上，终年积雪的托木尔峰时隐时现。剑飞从煤堆里爬了出来，望着浩瀚的天空，大口大口地呼吸。黑沉沉的云被秋风吹散，月牙儿露出了脸。剑飞沉甸甸的心渐渐舒展开来，终于逃出来了。燕子，你快生了吧？算算就该在这一两天。我对不起你，真对不起你啊。要能见上面，咱们就一起逃，要逃不了，咱就一起死。

燕子是刘燕的小名，就是剑飞强奸罪判决书上的××。

剑飞认识刘燕纯属巧合，刘燕也住在山阴路。

那年剑飞、章立、国华十二岁，刘燕九岁。

山阴路在大上海万千条马路中并不起眼，全长也就六百来米，路口与四川北路相接，路尾与祥德路相连，不宽不窄的路面绿阴遮掩，红砖红瓦的小楼鳞次栉比。

绿阴曾是情侣呢喃的窝巢，小楼曾是志士挥毫的庇所。

山阴路宁静而又温馨。

剑飞家在路尾的海军大院，门口有站岗的士兵。

山阴路中，那一幢幢三层小楼的墙面攀满了郁郁葱葱的爬山藤。章立的家就在这红墙绿阴中。

刘燕和国华是邻居，同住在路口的一条小弄堂。每天早上伴随着“刷刷刷”的声响，木制马桶敞开肚子在这条小弄堂口沐浴着晨曦，这是当年山阴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。刘燕常侧着身让过迎面来的路人，拎着马桶进进出出这条小弄堂。

那天下午放学回家，窄窄的弄堂里烟雾弥漫，刘燕刚进弄堂就听见有人在骂，“啥人现在生炉子啊？有毛病啊！”“那能价十三点格啦！”糟糕！是刘燕家灶头间的烟漫出了门窗。

刘燕背着书包推开门，母亲正拿着火钳站在煤球炉边不停地咳嗽，里屋弟弟在哇哇地哭。

“妈，让我来。”